

亦舒新经典  
YISHUXINJINGDIAN

你看她的名字  
永远盼望幸福的一秒  
偶然已是今生她所遇  
永生盼这一秒  
由你开始  
祝她生日快乐为她祝福  
即使没有她  
这一生  
一定有人发现她  
将事件快乐的她印入她心里

# 紫色平原

亦舒  
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
亦舒  
著

# 紫色平原

你看她的名字：  
永远盼望光明的一日，  
浑然已是一个美丽艺名，  
天生吃这一行饭，  
声色艺俱全，  
祝先生只不过为她打开一扇门，  
即使没有他，迟或早，  
一定有人发现她，  
将条件拔尖的她自平地捧起。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未经  
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  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色平原

亦舒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6.1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5360-4879-3

I. 紫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0788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 吴少玲

封面设计: 黄炜瑜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东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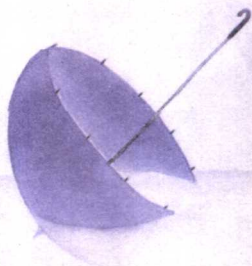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879-3/I·3832

定 价 19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在一间时尚的叫五十年代的酒吧门口，两个年轻男子站着，四处焦急张望，分明是在等人。

外型比较沉实那个说：“还欠十分钟就开场了。”

另一个沉不住气，“你说我们兄弟俩可是倒楣，好不容易接了这个场子，莉莉却忽然私奔，留下一张条子：‘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’。走得影踪全无，我要是再见到这女人，要请她吃耳光。”

那大哥笑笑，“旧人不去，新人不来。”

“新人叫什么？胆敢迟到。”

“大刘介绍的人，大抵不会错，唱过今晚再说。”

年轻那个仍然喃喃咒骂：“会有什么好货色，索性不到也罢，我不信曹氏兄弟会就此垮掉。”

他刚想掉头，忽然一个人形匆匆自路口奔来。

这一整条街酒馆林立，各出奇谋，争取生意，霓虹光管特别灿烂，照得半空成为不夜之天，相映之下，一个小小纤细穿黑色大衣的人形，显得特别寂寞。

她走近了，怯怯问：“两位等我？”

“你迟到！”

“对不起，地下铁路过节特别挤。”

“你有无听过计程车？”

“车资要百多元，太贵了。”

那做大哥的连忙说：“快进来换衣服，立即出场。”

那女子跟他们绕进小小后台，灯光下，她脱下大衣，曹氏兄弟一看，倒抽一口冷气。

只见那女子浓妆，整张脸搽得煞白，血红嘴唇，眼脸上还黏着小扇子般假睫毛，头上套着一只尼龙假发，身上穿粉红色豹点纱裙。

他俩惨叫：“快洗脸，看看莉莉还有无晚服剩下，叫她换上。”

幸亏衣柜里还有一件黑色长裙，他们七手八脚丢给她。

“我俩出场了，你需在三分钟内出来，否则一辈子不用上台。”

他还想说什么，他大哥一把拉他出场。

那女子见梳妆台上还有用剩的卸妆油，连忙抹到脸上，揩去脂粉。

说也奇怪，浓妆抹却之后，露出一张晶莹的小脸，她脱掉花裙，速速套上黑色晚服。

那边，两兄弟已经坐在小小台上。

原来大哥是钢琴手，他浏览一下满座的酒吧，十分高兴，他说：“我

们是曹氏兄弟，我叫曹平，弟弟叫曹原。”

这时，曹原取出金色式土风，吹奏了一段乐章。

“我们这一组，叫紫色平原。”

这时，有年轻酒客不耐烦地叫：“话太多了，除夕夜，给我们热闹是正经。”

“莉莉呢，莉莉为什么还不出场？”

曹平说：“今晚我们另外有美女主唱。”

酒客们忽然起哄，有节奏地叫：“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”

他们又骤然住嘴。

舞台一角，款款走出一个穿黑色高叉长裙女郎，初看，以为是莉莉，再看，发觉她比莉莉年轻，苗条，更加好看。

她长发挽在脑后梳一条长长马尾，脸上无妆，光是两片红唇，大眼斜飞，最特别的地方，是那一身莹白雪肤，白得眩目。

大家静了下来。

她站好了，预备开腔。

有人喊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郎不回答。

曹平弹起琴来，女郎认得是老歌《我做什么才好》的开场。

她有点紧张，错过了开口机会。

曹平从容地再弹一次。

她停停神，开口唱：“自从你离开我之后，我做什么才好，做什么才好？”

那声音幽怨，温婉，凄然，叫座上大半酒客回过头来聆听。

还有人不甘心地嚷：“做什么？同我去逛街。”

可是有人叫他“闭嘴，听歌。”

女郎唱下去：“天天下雨，我陪着哭，你走了之后，离开那么远，我做什么才好？”

她悄悄举起手，轻轻掐着自己的脖子，双手自胸前滑下，仰着头，眼神忧郁盼望。

整个场子静下来。

女客心酸，想到若干晚上，自身也试过如此彷徨。

男客带着酒意，只希望有那样的可人儿在某处等他。

曹氏兄弟意外得说不出话来。

真看不出这打扮像马戏班小丑的年轻女子换上一袭黑裙便脱胎换骨，并且一上台便媚力十足地抓住观众的心。

曹平十指一滑，又弹出另一首旧歌。

酒客笑语声低了许多，让女郎魅丽的声音充分发挥。

三首歌之后，观众鼓掌欢呼。

曹平松口气。

曹原凝视女郎瓷白的玉肩。

在一间酒店大堂，他曾见过一座二十年代法国装饰艺术的雕像，约一公尺高，也是一个长发女郎，穿黑色长裙，脸与手臂用象牙雕成，身体是青铜，姿势曼妙，同台上不知名女郎一样好看。

她是谁？

那一夜，他们在十一时结束表演。

女郎下了台，立刻说：“大刘说你们会即时付款。”

曹平伸手进口袋，忽然问：“明天再来？”

她一愣，马上咧齿笑，“还有明天？”笑脸稚气。

曹平点点头，“是，如有时间，订你唱一个星期。”

“可是，先付歌酬。”

曹原说：“坐下，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肚子饿了，我想吃碗面。”

曹平说：“就带你去吃牛肉面。”

女郎披上那件黑旧大衣，跟他们两兄弟到附近面店吃夜宵。

她看样子真饿，狼吞虎咽，一点矜持也无，同在台上的冶艳暧昧，丝毫不挂钩。

曹平呆呆地看着她，真是个神秘奇异的丽人。

曹原问：“你究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笑笑抹干净了嘴答：“我叫永明旦。”

“永明旦，取你身份证明文件一看。”

她自小包里取出身份证递过去。

那是她的真名，年龄二十岁。

曹平抄下身份证号码作为记录，数了几张钞票给她。

女郎看了看数目，“预支五天。”

曹平说：“不，三天，免得你像莉莉般一去无踪。”

他加添歌酬给她。



她站起来说：“明天见。”

“明天早一个小时来，练一练歌。”

永明旦微笑，“曹大哥，酒客又不是来听歌，练习无用。”

曹平拉长脸，“他们管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你若看不起这行业，看不起自己，你就完了。”

女郎一怔，然后服服帖帖地说：“是，大哥。”

她走了。

曹原看着她背影，“永明旦：永远有光明，新的早晨。可是这样的意思？”

曹平答：“不关你事。”

“问一问大刘这女子的来龙去脉。”

这时，曹平的手提电话响了。

他一听，立刻沉声喝道：“莉莉，你什么意思。”

那边像是没声价道歉。

“不，我们很好，你不必再回头。”

那边又哀求了一会儿，曹平冷笑一声，“他没出现？太坏了，连我都替你难过，再见！”

他挂断电话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曹平抬起头，“莉莉被人骗了。”

曹原不置信，“她不骗人已经很好，她会被骗？”

“那男人约她在飞机场见面，她在候机室等了一宵，不见人影，知

道不妙，赶返回市区屋内，发觉所有细软硬件电器已被搬空，首饰存款荡然无存，她完了。”

曹原轻轻说：“新年快乐。”

“她想回到紫色平原来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我也那样告诉她。”

曹原说：“不是赌气，真怕她那爱情至上的脾气。”

曹平笑笑，“不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更好的人。”

曹原点头，这世界至现实不过。

他打一个电话给经理人大刘：“你推荐的永明旦，是什么来历？”

“她叫永明旦？我只叫她大妹，她妈是我朋友，带病，她辍学出来唱歌。”

又是一个身世坎坷的故事。

“刚从学校出来？”

“进进出出学校，但是个好孩子，这两年她妈全靠她照料：天天炖一碗牛奶给妈吃了才出门，很感人。”

“她母亲做哪一行？”

“她母亲年轻时是歌厅女郎，艺名火百合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小曹，给新人一个机会，大妹姿色不错。”

“新年进步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抬起外套。

曹平问他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“回酒吧过新年。”

“别喝太多。”

年年都在酒吧陪客人唱歌跳舞欢度。对曹原来说，那表示有工作在身，不知多高兴。

谁没有坎坷身世？

两兄弟自幼跟外公学习乐器，外公说：“在演奏厅表演，叫音乐家，在夜总会，叫洋琴鬼。”

父亲一去无踪，母亲及外公合力把他们带大。

母亲名字中有一个紫字，外公说：“你们这一组，就叫做紫色平原吧。”

没想到三年内外公与母亲先后因病辞世，但紫色平原已闯出一点名号。

在夜总会及酒吧经理建议下，他们雇用女歌手增添色相，漂亮的、略有嗓子的，往往唱了三天就拿腔作势：加薪酬、海报上名字放大，迟到早退……

莉莉与他们合作了半年，很有可能成为三人组，但她爱上了爱情，同所有踏错一步的红尘女一样，损失惨重，不过不要紧，时势不一样了，只要年轻，还有大把机会。

第二天傍晚，曹原一早在五十年代酒吧等永明旦。

她来了。

旧大衣、小花裙、球鞋，一声不响，靠在琴边，轻轻唱起歌来：“我

曾有一段秘恋，紧紧藏在心底——”

正在擦亮玻璃杯的酒保闻声转过头来。

声线这样幽怨动人，是谁？

是一个精灵面孔的年轻女子，就是她？酒保做了十多年，经验丰富，却还没这样被一首歌感动过。

她秘密地恋上了谁？

酒保放下杯子，静静听她唱完。

曹原进来了，放下几件晚装，“试一试。”

女孩取过裙子往后台。

“大妹，等一等。”

女孩转过头来，诧异他已知她小名。

“头发指甲去修一修。”他掏出钞票给她。

她点点头。

半晌换好晚服出来，这下子，连收拾台凳的侍应生都探头过来看。

这班人都见多识广，什么样老小真假美女都见过，但是都被这叫大妹的女孩吸引。

只见她与式士风配合，唱起怨曲，双手交叉，放到脖子上，仰起头，深深吸气，开了腔，手才滑落。

是这个感性姿势叫观者凝神？

稍后，已有人客打探：“昨晚那歌女是否上台？”

经理喃喃道：“美色有价。”

美人在后台吃肉酱意粉，大口大口，一嘴番茄酱。

有人轻轻问：“你不怕胖？”

她抬起头来，见是曹原，她说：“你是小曹。”

“对，我是弟弟。”

她点点头，他十分英俊，两兄弟同样穿黑色西装，结领花，但是他比大哥花俏，发尖染成棕红色。

小曹有双会笑的眼睛，大曹比较平实。

她站起来说：“我去一趟理发店。”

她侧侧身避过他，低着头出去了。

女侍应嘉儿看到这情形忍不住笑，“对你没兴趣。”

曹原不服气，“谁说的？”

曹平过来说：“兔子不吃窝边草：女朋友要多少有多少，好歌手卖少见少。”

曹原走开。

嘉儿说：“那大妹真好身段，裙子腰身还嫌大了一两英寸，这衣裳是谁的？”

曹平答：“我向乃婢借来。”

“乃婢最贤淑，永不妒忌。”

“她知道分寸。”

“你娶得贤妻。”

大曹不出声。

“嫁你们这班音乐人真不容易，早出晚归，天天浸在声色犬马、灯红酒绿里，家中女人不学忍耐也不行。”

曹平仍然沉默。

嘉儿识趣退出。

晚上，永明旦来上班，头发手指脚趾都修理过了，外形更加亮丽，但她仍然戴着假睫毛。

曹平忍不住伸手轻轻替她摘去那两把扇子。

她尴尬地笑笑。

酒客看到她，很是高兴。

“我点唱《下雨天最难熬》。”

“《蓝色华尔兹》。”

“《月夜泛泳》！”

几乎没吵了起来。

酒吧叫五十年代，唱旧歌恰恰好。

都会里挤满寂寞劳苦的灵魂，工余谁也不想回冷清蜗居，在外头喝上一杯，醉醺醺回家倒在床上呼呼入睡最妙。

打烊时分，酒吧老板双手插在口袋漫步进来。

他缓缓说：“市道一天比一天差。”

大家赔笑。

“这条街还算撑得住。”

“托紫色平原的福，最近又上过一两次电视综合节目，叫好叫座。”

曹平但笑不语。

“莉莉打电话给我，说你们一脚把她踢走，可有这样的事？”

呵，告御状。

曹原刚想挺身而出，曹平已经很平静地答：“向老板，我想你听听一个人的歌。”

向老板看看腕上钻石表，“五分钟。”

“是。”

曹原回到钢琴椅上，顺手弹出一段乐章。

有人站到他身后，轻轻唱：“爱的模样，在你眼中，不容你抵赖……”

向老板转过身来，看到长裙高叉下露出雪白大腿，稚气大眼搭鲜活红唇，可是这一切都比不上那把诱惑的声线。

他一直在娱乐场所打滚，一看就知道这歌女决非池中物。

“从哪里找来这样人才？”

“可遇不可求。”

“人客可喜欢她？有时，无论才艺多高，倘若没有观众缘，也只得黯然落台。”

“人客如嗒糖。”

“那么，千万笼络她，切莫错过机会。”

“我们会安排。”

向老板抬起头，“我在说什么？对，莉莉——忘记莉莉，我不怪你们。”

他走了。

——“我不知等了多久，等着爱你，爱的模样，在你眼中，那样子决非你微笑可以掩饰，用我手臂围绕你……”

可是落了妆，她又如个普通女孩，匆匆披上旧大衣去赶最后一班

地铁。

曹原好奇，跟在她身后，只见她把大衣拉得很紧，上了车，找车门边座位坐好，自布袋里取出一本歌辞背读，根本看不到有谁在附近注视她。

到站了，她站起来，猛地看见曹原，诧异地睁大眼。

“你是我们一伙人了，我陪你回家，安全点。”

“我居住环境不差。”

曹原不说什么，陪她走上地面。

她看到街边卖小食小贩，贪婪地走近，知是煨番薯，不胜欢喜，买了一大只，当场掀开皮就吃，她一直叫他讶异。

曹原送她到一幢旧楼底下，那一夜，曹原会记得，天气寒冷但晴朗，抬起头，猎户星座腰带上三颗大星清晰可见。

而爱的模样，在他眼中，无可抵赖，只是他自己也还未知道。

“住几楼？”

“天台，冬冷夏暖。”

“我不上去了，你走好。”

她松口气，一溜烟奔上楼去。

母亲正在等她，倚在藤椅上盹着，她替她盖上毯子。

曹原与大哥同住，回到家中，大嫂乃婵开门给他。

“又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“送女朋友回家。”

“听说你们找到一绝色歌女。”



“卸了妆不过是只丑小鸭，她便是我女友。”

“这么快就敲定？”

曹原得意地笑。

他大哥走出来，“我同你说什么？”

曹原只是赔笑，“大嫂其实也是我们同事。”

乃婵说：“听嘉儿说，这女孩有巨胸、细腰，身段美妙得像假的。”

曹原立刻辩护：“保证属真。”

乃婵笑嘻嘻看向丈夫，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全无留意。”

他回房休息。

他们住在近郊一间村屋，地方比较宽敞，分楼上楼下，近年生活算是安定。

婴儿在楼上哭泣，乃婵连忙赶上楼去看视。

天快亮了，山谷露出曙光，曹原累极倒在床上，即时入睡。

乃婵犹自问：“姓永，可是缅甸华侨？”

曹平不去回答。

那一边，明旦因母亲咳嗽醒来，年轻，精力迅速恢复，她到厨房冲蜜水给母亲，发觉天花板漏水，天下雨了。

她顺手取过水桶接漏水。

身后有声音：“起来了，不如练歌。”

明旦转过头去赔笑，“你都知道了。”

雨点落在铁皮屋顶上嗒嗒声。